

灵魂的守护

当代博士生导师文化随笔书系

杨守森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灵魂的守护

当代博士生导师文化随笔书系

杨守森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灵魂的守护

当代博士生导师文化随笔书系

杨守森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灵魂的守护

当代博士生导师文化随笔书系

杨守森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灵魂的守护

当代博士生导师文化随笔书系

杨守森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的守护/杨守森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10

(当代博士生导师文化随笔书系)

ISBN 7-80642-554-3

I. 灵… II. 杨… III. 文艺学—研究—中国
IV. I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976 号

当代博士生导师文化随笔书系

灵魂的守护

杨守森 著

出	版: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7306 发行部 (0531) 2906414 (传真)
发	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闻出版导报社印刷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1-4000
规	格: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42-554-3
定	价: 2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杨守森 生于1955年12月14日,山东高密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文艺学博士生导师,《青年思想家》杂志副主编。主要学术成果有《艺术想象论》、《审美本体否定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主编)等;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有关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出版说明 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天赋才能,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焚膏油以继晷,独兀兀而穷年”,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出类拔萃,有的其造诣渐臻纯青,在学坛颇有影响,甚至名及海外。但是,他们的成就却少为普通读者所知晓。让高雅的学术走出奥堂,甚为必要。然博士生导师的专著和大块文章,多以思辩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旁征博引而著显,难为一般读者所了明。尤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自由的阅读渐成时尚,让学者的思想、智慧与读者的需求近距链接,成为我们策划本丛书的初衷。丛书虽以“随笔”冠之,但与时下流行的随笔不同,它多是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所截取的文字有章节、有片断、有三五语句,然后重新编排,再成系列。其长者如随笔,短者如哲学小札、如散文诗、如箴言录。于是,就有了本辑中八位博导各有风格的佳构。……读者随意翻读,必有启示心智、陶冶性情之功益。

第一辑 生命空间

- 3 康德心中的“上帝”
- 12 为黑格尔一辩
- 22 正视人性的丑恶
- 34 我在故我爱
- 42 爱情与色情
- 54 知识分子众生相
- 64 守护思想
- 74 没有历史的历史
- 80 英雄崇拜与英雄诞生

第二辑 诗性存在

- 87 想象：灵魂的眼睛

102	“美”欺骗了美学家
116	文艺学的无用之用
127	学术人格的缺失与病变
136	主体膨胀与艺术解体
150	文学运动与运动文学
160	诗人与政治家
168	生命感应与艺术形式
178	描写躯体与东方主义
188	语言的美学操作
199	作家的“宇宙眼”
209	寻找文学的家园

第三辑 故园情结

217	城市公园与村落文化
225	生态伦理与天道主义
234	制度文化与制度建设
245	“全球化”与“化全球”
257	重振泱泱齐风
265	叛儒的孔门后裔
277	高密的莫言
285	神秘现象与神秘美
294	望星空：黑夜畅想曲
299	后记

第一辑 生命空间

康德心中的“上帝”

第

1

在论及康德时,常见有人指责他从前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赶走了“上帝”,又从后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迎进了“上帝”,甚至被说成是“以新的方式论证了这些宗教谬论存在的可能性”(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85页)。康德这样一位伟大的智者,竟会如此粗率而随意吗?或者又果如某些批判者所说的,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双重性的表现吗?问题恐不这么简单,其实,康德前后对待的不是同一个“上帝”。他赶走的是宗教崇拜意义的“神学上帝”,迎进的是道德信仰意义的“哲学上帝”。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是从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学论三个方面,论证了宗教神学意义的上帝之虚无的。康德认为,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上帝乃一纯然理念,既不像“三角形”或“一百元钱”的概念那样有着实际的本体存在,也不能由其自身扩大人们关于实际存在者的知识,故而上帝之存在与否则是无法证明的。从宇宙论来看,传统宗

3

空

间

教神学所肯定的那个最高的宇宙存在者（上帝），是人们据因果律而得出的一种先验性假定，但因果律仅适用于感官世界，而上帝之存在是超乎感官世界的，因而上帝存在之先验性假定是无意义的。在此，康德还特别批判了始于亚里士多德而为后来的牛顿、莱布尼茨及伏尔泰等人进一步宣扬过的基于因果律的“第一动因说”的荒谬。从自然神学论来看，康德强调，那种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的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出现于我们感官世界中的只是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谁也不能断定自己个别性的经验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上帝的伟大智慧的体现，且由其事物的构成与秩序来看，倒是让人感到世界的设计受到了材料属性的限制，而不是一切都服从于另一目的，这也进而可见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虚妄。总之，在康德看来，在认识论范围内，上帝是无法被证明其存在的。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指出，道德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是人类奋力追求的目标。但这道德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目标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幸福依赖于物质自然界和人的全部目标之间的相互和谐，也依赖于物质自然界和人的意志的必不可少的决定原理之间的相互和谐；而道德法服从的则是“绝对命令”，是不受自然原理支配的。人类应该追求至善，而至善又难以实现，那么，这个难以实现的至善存在的理由何在呢？康德正是据此推出：“必须悬设上帝的存在”，因为“只有假定了一个无上的存在者，一个具备与品性相协调的根据的最高自然，这个世界上才能有至善。”康德进而更为明确地指出：“假设‘上帝存在’，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这种道德必要性是主观的，就是说，只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客观的，就是说，它本身并不是一种义务，因为我们并没有义务来假设什么东西存在。”可见，康德并没有出尔反尔地重新肯定神学上帝的存在，而不过是从追求“至善”的动机出发，在否定了宗教崇拜意义的“神学上帝”之后，复活了一个道德信仰意义的

4

“哲学上帝”。这样一种由“神学上帝”向“哲学上帝”的转变,应当说是人类宗教情怀的一次升华。

2

康德曾自述其哲学的三大问题是:我能认识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希望什么?

这其实也就是他的三大批判的主题。如果用之于理解他所说的“上帝”,这就是:我无法认识“上帝”(《纯粹理性批判》),但应该相信“上帝”的存在(《实践理性批判》),希望人们通过信仰“上帝”实现美的人生(《判断力批判》)。正是据此,可以更为清楚地辨识康德的“上帝”观。

3

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宗教”虽屡遭重创,但“上帝”似乎并未受损。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高度肯定文艺复兴以及随之而起的启蒙运动的反叛宗教神学的革命意义。这类论断,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是不够确切的,其中甚或不无误解。其实,西方人曾经反叛的主要是借“上帝”谋利的教会势力,以及以上帝的名义散布的禁欲、苦行之类反人性的教条,而非“宗教”与“上帝”本身。

考之史实,不仅当时的笛卡尔、莱布尼茨这样一些被称为“二元论”或“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从“完满性观念

论”、“前定和谐说”等角度出发,设法论证过上帝存在的必然性,即如著名的英国唯物主义思想家洛克,也曾公开肯定过上帝的存在。甚至连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也曾认同牛顿的看法,认为上帝是宇宙这架大机器开始运行的最初的推动者。而上述这些思想家,在高扬科学与理性精神,反叛宗教神学统治,推动思想解放方面,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而且,不少人为此而曾遭到过教会的严酷迫害,但值得深思的是,他们不仅未曾有过对“上帝”本身的微词,相反,竟大都保持着对“上帝”本身的敬畏。

如果说当时这些思想家的动机之一是纯化被教会玷污了的“上帝”,那么,康德的贡献则在于:干脆再造了一个更具现代精神意蕴的“上帝”。

4

人类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生活苦难,但却无法忍受心灵的空虚与孤独。

除了宗教之外,人类虽也另外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主义”与“学说”,但在终极意义上,在人际关系的范围方面,却似乎没有哪一种能够比崇拜“上帝”的宗教更能满足人类渴望相互沟通、相互关爱的心灵欲求。故而连伏尔泰这样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当年在激烈抨击天主教的同时,也不得不宣称:“如果上帝不存在,也有必要创造出一个上帝。”康德,亦分明正是从这种“必要”出发,再造了一个“上帝”的。

康德的推断是正确的，尽管人类无法证实上帝的有无，但又“必须悬设上帝的存在”。事实正是如此，在康德之后的西方历史上，人们不仅没有彻底放弃上帝信仰意义的宗教，相反，经由宗教改革，社会大众的宗教热情有增无减，“上帝”的光辉仍在照耀着西方社会的进程。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正是经由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伦理，有效地促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列举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国家里，“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各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指出，新教伦理的重要信条之一是：人对财富的占有欲，并非人本身的罪恶，也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罪恶，因为财富是上帝对人的恩赐，追求财富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平等权力，只是这占有应是和平创造与自由竞争的结果。与之相关，应受谴责的不是占有财富，而是财富占有方式的不公，那些富而无取者，应该受到社会的敬重。这样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据此而“悬设上帝”的存在，也就是不无意义的了。

“上帝”的生命力实在是顽强!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现在看来,为尼采赢得了巨大声誉的这声“断喝”,也未免有点儿虚张声势。事实上,“上帝”不仅仍未随着尼采的喝声而寂然死去,而是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仍在继续扩散着自己的巨大影响。据统计,目前地球上的大约60亿人口中,有2/3的人仍在信仰各种宗教,而且信众的数量正在呈日渐增大之势。宗教与科学本来是互相对立的,而实际上也并没有出现宗教危及科学的局面,有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教徒,即如伟大的爱因斯坦,也曾坦承自己是一个富有宗教感情的人。另如美国,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宗教最为兴盛的国家:各类宗教信仰者已占全国总人口的95%以上;美国新任总统就职时,都要对上帝宣誓;正在当政的小布什总统甚至曾明确宣称自己是信仰“上帝”的。但这似乎也并没有影响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一科技强国。

科学的力量是伟大的,但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并不全是幸福。科学的进步不仅未能提升人的道德,反而导致了人性欲望的失控;有时候,科学的力量越是伟大,人类的心灵

8 倒越发空虚。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生活条件下,人类虽

然更加清楚“上帝”不过是一种假想，虚无的上帝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的自由、平等、幸福之类的“至善”问题，但在自己的同类中尚未出现能够彻底解决这类问题的伟大智者之前，“上帝”恐怕就仍是一种无可替代的选择。

8

宇宙是无限的，人力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人类近乎本能性的“造神”欲望。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由与巫术相关的实利性的多神崇拜，到宗教信仰形态的一神崇拜，无疑是一大进步。一神独尊，诸神告退，禁忌丛生的局面得以破除，这自然是有利于人类心灵解放的；不论你是国家元首，还是路边乞丐；不论你四肢健全，还是身有残疾，在同一个“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也是有利于促成人的自尊意识、民主意识的。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一直未能形成如同基督教那样颇具威势的一神崇拜，未能形成如同“耶和華”那样有着无上权威的“上帝”，这也就给中国人留下了随意造神的空间，使之长期难以走出诸神缠绕的困境：列宗列祖是神，死去的英雄好汉是神，活着的帝王是神，被怀疑为能够致人病患的草木、鸟兽是神，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水有“水神”、火有“火神”、宅有“宅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甚至连厕所都有名为紫姑的“厕神”。在这样一个拥挤不堪的“上帝”王国中，人的自我意识又怎么确立？个性又怎么解放？应予深思的是，尽管已久经现代先进文化的洗礼，但至今，在我国，实用功利性的多神迷信仍然兴盛于民间，并频有悲剧缘此而生；各类形式的“造神”之举，亦仍时有所见，甚至连一些故去的革命领袖人物的肖像，都常常被出租车司机当作驾驶座旁的“护身符”了。这对于缺乏真